



## 一树花开

多年以前,在乡下老家,我将一颗杏核埋在了院子里。我也忘记过去了多长时间,一年还是两年,或许是更长的时间。突然有一天,院子里冒出了探头的绿芽,我开始好奇,这是一株怎样的杂草。后来嫩苗越长越高,约有十多厘米的时候,父亲告诉我它是杏树。我这才想起,这是我当年埋下的那颗杏核。

春去秋来,那棵小杏树越长越高。记得小杏树刚长出来的那一年冬天,天气格外寒冷,我害怕小树被冻死,从地里捡回了破旧的塑料薄膜给它裹得严严实实。到了第二年开春,才帮小树解去。开春后,小树的长势甚是喜人,每隔三五天,我便会给小树浇一次水。父亲一直对我在院子里栽杏树心存反感,父亲说:“院子里不宜栽杏树。”多次想铲掉它,但都被我拦下了。

大概又过了两三年的样子,一个春天,我发现这棵个头不高的小杏树竟然有了花蕾,我兴奋极了,第一次感觉生命是如此的顽强。紧接着,小杏树就要开花。看着为数不多的花骨朵,我高兴地数来数去,但没等到挂果,父亲又说:“树必须移,不移就砍掉……”

后来,我和父亲一起将杏树移到了院墙外的一块坡地上,坡地向阳,每天都有充足的阳光,但是没有充足的水。父亲截了开花的分枝,只留了一根主干,本来要开花的树一瞬间变成光秃秃的一根棍,我心里难过极了,对父亲充满了怨恨。第二年开春,我早早地给杏树浇上了水。到了四五月份,其它的杏花早已开败的时候,它竟冒出了小小的芽,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,继续给它浇水。果然,没过几年,这株杏树又开花了,不一样的是树干越来越粗,枝条越来越密,每年父亲都会精心地打理枝干,还不定期地给树施肥。就这样,杏树越长越旺……

早些年,没进城之前的每年春天,我都能看到一树的杏花,从吐蕾到一树花开,点点滴滴都在我的眼皮底下,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之美、季节之美。那时心情不好的时候,学习累的时候,我常常躺在杏树下看天空,想着想着便睡着了。

而今,一家人定居城里,沿街的花树各种各样,姿态万千,却怎么也抵不过乡下的那棵杏树。有时遇到了烦心的事,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,也总找不到一个好去处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便会想起乡下的那棵老杏树,想起那满树繁花的样子。

春去春又来,周末带着家人一起回乡,远远地便看见那株杏树开了一树花,那扑鼻的花香,远远便能闻到。走近一看,蝴蝶飞舞,蜜蜂私语,好一派春天的景象,遗憾的是树下杂草丛生,于是一家人齐动员,清理了树下的杂草,然后一起坐在杏树下,听我讲起了过去的事……

时间宛如白驹过隙,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天了,望着乡间的老屋子和一树花开,那惆怅如丝丝缕缕的细线绕在心头,越绕越密。

春天,望着一树花开,我又想起了故乡,想起了那些逝去的亲人……

刘治军

## 淡淡三月初

淡淡三月初,天空淡淡。送走了二月,三月的天空就淡淡地映入早晨刚刚醒来的眸子里。抬头望向西边的天空,那里的颜色是淡蓝夹杂着薄薄的白,像少女脖颈上的纱巾,轻盈飘逸,静静地裹在远近高低的山峦上,又似从海洋或湖泊里吸过来的一片浅蓝色的水,缓缓地自高空向下倾泻,似同时还哼唱着一首轻缓的歌曲。

东边的半个天空,与西边的天空恰恰相反,青白色夹杂着少许的蓝,亦是淡淡的梦一样的感觉。越往东延伸,蓝色就越来越少,直至蓝色被一片淡白泛红的云完全吸收,目光便被引向东边地平线上,那刚刚升起的太阳里去了。

淡淡三月初,草木淡淡。远远看到花园里的小丘上,挺立着一丛丛高而瘦的竹,细长的叶条有着淡淡的绿,又携着一些浅浅的黄,那片竹的四周,被一种新嫩的气息包围着,正一点点向“绿竹半含箨,新梢才出墙”的生命进程走去,却与“新竹高于旧竹枝”的阶段,还有很多个日出日落的距离。

甬道旁几株女贞树,长卵形或椭圆形的叶片,没有其它季节里那么厚实,以薄的轻的形态示人,叶片上似有淡绿色的水在轻盈地流淌,但叶片的边角却晕染着淡淡的红,不怎么抢眼,却让人耳目一新。女贞的花语是永远不变的爱,这爱大概就是从初春三月开始酝酿的吧。

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草,围在女贞树的周边,新发的芽儿毛茸茸的,棵棵浅绿出嫩黄,像刚睡醒的小鸭,留在泥土地里悄悄地张望。

淡淡三月初,风雨淡淡。风是隐形的,不似冬天那么肆无忌惮,让经过的树跟着它一起晃动,发出嘈杂的吼声。此时它轻柔地拂过人们的脸颊,有些凉意却不刺骨,之后它又去了远方,只留下一份澄静与惬意落入心田。

细如碧丝一般的雨,不经意间来到了这人间三月,光滑、恬淡,似有似无,落在人们的身上不见了踪影,人们却凭着这份湿润,有了全新的感受,像偶然看到的一两只燕子,若有若无地鸣叫几声,并不响亮,却在空中留有久久的回音。

淡淡三月初,春心淡淡。冬寒刚去,阳气初生,万物至此,渐次复苏,一切都不那么浓烈,没有姹紫嫣红、鲜艳欲滴和热闹非凡,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早春的气息,是一种“云溪花淡淡,春郭水冷冷”的画境,是一种素心淡雅、清风明月的性情。

浓春和淡春都是春,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是人生的一种春天,在淡淡三月初,看着天空淡淡的蓝和白,听着草木淡淡的复苏声,陪着风雨淡淡的地来和走,回到简单的自己也是一种春天。

我更喜欢这淡淡三月初的春天,能让我在时光深处,遇见最初的自己。

张蕾

## 一棵树 藏着美好村庄 的全部

河岸的柳枝悄悄探出柳信,柳条渐渐变得柔软,冒出一树鹅黄的小嫩尖。老院子里的枣树也被暖阳唤醒,扭动起腰肢。

这棵枣树今年春天七十岁了。这里原本长着一棵野酸枣树,祖父寻到,觉得好,围着它搭院盖房,落脚生根安了家。父亲十五岁那年要立门户,砍下野酸枣树,制成犁耙,奔赴田间。邻居送来一枝壶瓶枣树杈,插上去嫁接,借助一点点水分和充沛的阳光,开始发芽,成长,郁葱成如今茂盛的样子,已荫盖半个院子。伴随着它的成长,无数生命在孕育着。蚂蚁从洞穴里出来,爬上树干,小心地绕过一只天牛,一只憨笨的金龟子缩到树皮缝隙里默默给蚂蚁让路。蚂蚁继续爬,它躲过蜘蛛黏糊糊的餐桌,来到了枝条上,悄悄藏进叶片背面,避开骄阳的刺眼光芒,来到自己阴凉的“吊床”……

村里都沾亲带故。送来枝杈的邻居,我叫他黑二狗爷爷。他冬日里每天12:30-13:30从深井里未结冰的深层泵上水来,泵进水管,流进村中各家各户。春来了,雪融了,冰消了,他的担子也就暂时卸下了。我问他:“如果您临时有事,是不是当天就没水?”“我没有别的事。我最大的事就是给大家泵水。”

黑二狗爷爷比这棵树要老。他除了只有两颗白门牙,整个脸都是黑的,刻满风霜。他爱倚在树下笑,他笑的时候,我总记得枝头缀满红红的枣。小时候我去拜年,别人给2元压岁钱,他总是只给5角。但他不是只给亲戚的娃,全村去拜年的孩子都有。儿时的我经常在心里埋怨:才肯给我5角。如今我品尝过生活的酸甜,终于明白:他当时得有多不舍得这5角钱,又多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啊。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,每年过年回家都把他围在中间,把气氛搞得欢喜热闹。黑二狗爷爷一生为善,对孩子们好,他不富有,却最拥有财富。

这棵老枣树是家猫最大的乐园。家猫绕着它窜上跳下,玩累了,进屋,独居着我的房间。暖气足足的,窗台上几十盆花,绽放在春日的阳光里,陪伴着它。我们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庄子”,在这个好听的名字里,家猫卧在老枣树根下,沉思着,关于自由和美,关于诗意和远方。

三月的枝头,高处还留有没打下来的枣,父亲说,那是留给鸟儿的。鸟儿也爱吃这壶瓶枣,它下大上小,中腰稍细,形似一只红釉瓶,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皮薄、肉厚、质脆、味甜、核小,是生食的良种,更宜制成干枣和酒枣。每年假期结束,我收拾行装外出打拼,母亲总会在我行李中放几袋,安放住我的乡思乡愁,一整年,好好的。母亲心头还有一层意韵,把深情和关爱寄托在这枣里——提醒我在新春对一年的生产生活早做安排。“做三四月的事,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她不善于表达,嘴上说不出什么,可我心里懂。

一棵树,普普通通的,却藏着一个美好村庄的全部。

张晓飞